

[美] 罗伯特·L. 邓肯/著

[美] 刘 雯/译

中国 拂晓

W·A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拂晓

[美] 罗伯特·L. 邓肯 著

[美] 刘雯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拂晓 / (美)邓肯著; (美)刘雯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12 - 3412 - 7

I. 中… II. ①邓…②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7825 号

图字: 01 - 2008 - 2865 号

责任编辑 龚玲琳 颜 楠
责任出版 林 琦
责任校对 李 琴
封面设计 小 月

书 名 中国拂晓
Zhongguo Fuxiao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18 印张
字 数 539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412 - 7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序

这部小说在四十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是 1946 年，当时我被美国陆军派驻东京明治饭店担任助理经理。我们安排住在那里的有体育运动队、联合后勤组织的单位以及那些需要有一个谨慎的场所进行其浪漫之事的军官们。

当时的日本还处在被占领初期，大城市还是满目疮痍，人民穷困潦倒。因为巴不得有一份工作，大部分日本人是能找到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明治饭店就积聚了一群很有趣的职员，包括一位前日本驻一东南亚国家的大使、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一位由于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而带着耻辱工作的前日本空军敢死队队员，还有一些可爱的日本女士。那些女士们管理着办公室，做着笔头的和口头的翻译工作等。是她们给我讲了好多故事，包括 30 年代上海和“满洲国”的生活、俄国的入侵以及被遣返日本的经历。

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有一天我会写这本书，因此我当时就把这些故事记录了下来。我还收集了很多日本战争初期的宣传图片和文章，出席了战争罪行审判，近距离地观看过天皇和他的汽车，而且还经常站在第一大厦外面观望麦克阿瑟将军早上出去的情形，嘴上叼着根雪茄，而不是他那有名的烟斗。所有这些，我都做了记录。

多少年过去了，我跟在那个不可思议的时代里认识的

人们都失去了联系，而且在返回远东的若干次旅行中，也未能找到他们。但我想在这里对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当时给予一个急于想了解他们的外国年轻人的许多友好情谊。

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采访了很多。人。尽管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但它绝不是一本历史书。

（作者在序的后半部分分别感谢了那些在此书写作过程中曾经给予他帮助的人们，包括他的代理，特别是他的也是一位作家的妻子。作者在此特别指出此书是他们夫妇两人合作的结果。——译者注）

巴黎——1981 年 10 月

作为巴黎的一名房地产代理，雅克·佛顿早就学会了谨慎二字。他从来不与别人谈起他的客户（即便是他好奇的妻子），也从来不对客户任何指示的目的提出疑问，除非是要弄清楚指示本身。

佛顿还从来没有为艾米勒·瑞宝伯爵代管过任何交易，但他知道这个人。自从去年卖掉了报纸生意和所剩的时装股权后，艾米勒伯爵就不做生意了，现在住在其家族在巴黎郊外拥有的地产上。当伯爵授权佛顿在蒙玛特尔寻找并租一栋房子时，除了豪华外，他的首要条件是绝对隐蔽。佛顿几乎立即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一栋在路易十四时期建造的房子，而且是完全恢复了原样的。伯爵要求其中一间要有高大的窗户，因为要用来做工作间。伯爵还要求整栋房子要有明亮和通风的感觉，而这栋房子绝对明亮和通风。它有十二间屋子，一间会客室，三间起居室，一个有玻璃围墙的天井，还有能供得上若干大小餐厅的厨房设施。

但是最为奇怪的是为使用这栋房子所做的安排。开始说 10 月初有一些服务人员要进来，但后来这些工作人员拿了工资后又被解雇了，说是因为新房客要带自己的服务人员，而且新房客正式住进来的时间是 10 日凌晨。在指定时刻，佛顿用一把超大的铸铁钥匙打开了那巨大的门，请进了两位日本女子。一位裹着御寒的黑貂皮，另一位则穿着绒鼠皮。她们显然是母女，年纪大的有六十多岁，年轻的有四十多岁，是个美人。佛顿看得出，女儿是位欧亚混血儿，大概是欧洲人和东方人的混合，一副异乎寻常的尊贵样子。佛顿觉得她是伯爵的情人（如果传闻是真的话），伯爵的审美力可真不一般啊！

佛顿被告知，两位夫人姓小佐野，到巴黎来度假，带着随身侍

从。但他肯定，那姓和来访原因都是假的。不过他没有过问，打开了灯，领着她们巡视了整栋房屋。

看了一圈后，佛顿带着夫人们走进会客室，那里已准备了茶和小三明治。“伯爵指示我配置一部大型轿车和司机为你们随时使用。当然啦，这儿有一个车库，也有司机的住处。”

“一部黑色的罗斯就行了。”年轻的女子说道，“司机要一个谨慎的。你可告诉他，我们至少需要他开一个月的车，而且他得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内随时准备出车。如果他确实可靠，我们会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

“您太慷慨了，夫人。”

“我们还想雇用保安服务。”

“伯爵已经通知我了，夫人。保安服务明天就开始。”

代理人走了后，尤吉走进了那摆满了书的书房，虽然在看着那些精美的皮质装帧，心里却在想着她到底应该告诉女儿拂晓和她的会计濑川多少。尽管时辰已晚，还有那打乱了她的生物钟的时差，但还有工作要做。早晚她们得准备好应付来自哪个预想不到的方面的麻烦。

但她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有她在东京的有多年关系的银行的警告。她听到外面有车的声音，然后是开门关门的声音。濑川和雇员们到了。她重新回到女儿那边。拂晓正坐在一张桌旁看着一份日程。她抬起头来望着母亲说：“母亲，您为什么不去睡觉？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的。”

“很快就睡，”尤吉回答道，“得把雇员们先安排好。”

拂晓叫着厨师，却发现他已经查看了那巨大的厨房。她让所有的工作间雇员，包括那些跟了她母亲多年的女经理、女店员和女裁缝们到会客室去集中，尤吉正在那里等着她们。

“我很感激你们的耐心和忠诚，”尤吉用日语说，“不走运的是，按日程我们已经晚了。所以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明天就开始。好了，餐厅里有茶点，经理会告诉你们房间安排的情况的。”

等工作干完了，尤吉会给她们放假的。但是下几个星期里，她

们得一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设计都已完成了，但服装得按照走 T 型台的模特们的尺寸改，舞台布景要在歌剧院里制作，日本乐队要排练，等等。所有这些都得在严格的时间和预算内完成。

“我们有这样的雇员是很幸运的。”尤吉说，一边望着雇员们向餐厅走去。随后，她带头走进了那个有巨大窗户和天窗的大房间，里面已经摆好了一张绘图桌。尤吉对伯爵的周到考虑感到很满意。他已准备好了拂晓在东京所用的各种砚台和毛笔，而且还在房间里摆满了鲜花，欢迎着飞了半个地球后满是疲劳地到达巴黎的她们。

“伯爵是一个考虑很周到的人。”尤吉说。她看着刚从门口探进头的濑川问道：“现在香港是什么时间？”

“上班时间。”他说。

尤吉与濑川一起走进下一个套间，那是一间已经布置好了的办公室。她拿起了电话，开始费劲地拨在香港的工厂，同时望着濑川，这个认真的东京大学毕业生，正在从包装箱里取出电脑来，插上电源插座。

当刘先生接电话时，尤吉能听到线那头说中国话的声音和缝纫机的振颤声。她跟他讲的是汉语。她知道拂晓没有在听，濑川则不懂汉语。

“我们在巴黎。”她说，“一切都在按预定的时间进行吧？”

“我们一切就绪，布料一到就开始。”他说。

“那就是说，你什么料子都还没有收到？”她问道，感到吃惊，但努力没有流露出来。

“没有，”他说，“什么都没有。”

“很抱歉拖延了一些，”她说，“你会很快收到的。”

她挂了电话，接过拂晓递的茶，开始喝着。濑川正对着一些电脑打印件在咕哝着什么，脸上带着烦恼的表情。他正在对付着外面一场价格升级的战斗，并把那当做一场个人的战争在进行着。

“香港那边情况怎么样？”拂晓问。

“刘先生什么布料都没有收到呢！”尤吉说。

“明天早上我来查查。”濑川说。

“不用了，”拂晓说，“我会打电话给阿曼德，那是他的责任。”

“但我们并没有责任去提醒他。”濂川说，“不过，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件事。”

尤吉喝着那绿茶，观察着女儿的脸和她坐着的姿势，那有着闪光的涂成金色的指甲的双手交织着，前额显出一条担心的皱纹。尤吉看得出女儿的心思和与疲劳随之而来的疑虑。

“我想把这件事放到明天再谈。”拂晓说。

“我觉得我们得现在谈。”尤吉说。她认为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但她愿意先看濂川有什么要说。

“我一直在做着——一个非正式的总记录，”濂川认真地说，“目前的开支比我们预计的要高得多。”他看着那高高的天花板，那书架上一层层摩洛哥皮装书以及那些无价的古董家具。“除非伯爵让我们免费使用这栋房子，我得说这笔开支要比我们的预算高出至少两万美元。”

“伯爵并没有提供这些东西，”拂晓说，“我告诉了他我们需要什么，然后他替我们找到罢了。”

“我明天早上与那位代理联系，拿到确切费用的数字。”濂川说。他又看了一下打印件，前额又皱了一下。“我跟负责租赁歌剧院的代理最后通了一次电话，他忘了把属于工会的舞台工人的价格包括进去了。我们得付他们钱，不管我们需要不需要他们。我们也没有把我们自己保安的开支考虑进去，因为我们不是在展览馆里进行表演。”

“那么我们目前状况如何？”拂晓问道。

“我认为减掉一些花销应是可取的吧。”濂川说。

“减多少？”拂晓问。

“飞涨的价格使我们短缺大约五十万美元。”他从口袋里摸出支烟来，点着了。“我明天将做一个九十天的贷款。如果通过东京做的话，我可能会在利息率上沾点光。”

现在是时候了，尤吉意识到，她不能再拖了。“不幸的是，你在那方面是不会成功的。”她说，“我两天前跟东京的森先生交谈过，他告诉我说我们的信用已经用到极限了。”

“我要是知道这个就好了。”濑川客气地说。

“我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尤吉说，“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有亏空。”

“还有其他原因吧，母亲？”拂晓说，她看到了母亲脸上担心的神情。

尤吉喝着她的茶。“我认识森先生好多年了，我信任他。他说银行收到了一份开价，有人提出要以比银行在满期后能兑现的高得多的价格购买我们的票据。当然了，森先生拒绝了。”

“是谁开的价？”濑川问道。

“我不知道。不好问，因为森先生反正也不会告诉我。”

拂晓点了一支烟：“一定是伊藤金男。”

“噢，金男。”尤吉说，“我也想到他了。”那一刻，她想到了他的父亲，伊藤将军。她很痛苦地意识到，一代人的爱可以变成下一代如此的恨。

“为什么是金男？”濑川问道。

“过去的恩怨，”尤吉说，“解释起来太长。”

“我觉得我们猜测没有任何意义，”拂晓说，“我想直接跟他对质。”

“还是暂时不管他为好，”尤吉说，“如果是金男，让他以为我们不知道会更好一些，他就不会那么小心。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提高警惕，但我不愿意找麻烦。现在我要去睡觉了，我建议你们也去，头脑清醒了会少出些差错。晚安。”她跟着一位女侍走开了。那女侍一直在走廊里等着，等着领尊敬的中村女士去她的卧室，不管等多久。

尤吉走了后，濑川往椅背上靠去，眼睛还很明亮，人还很清醒、警觉。拂晓羡慕他如此的年轻和作为日本新一代的自信。很明显，他不会跟她母亲争。但也很明显，他不同意她的意见。他将一口烟吸入肺里，然后把它吹向天花板。“我不是一位艺术家，”他说，“我曾想进入设计专业，但我没有那份才能。我一直在计算和电脑方面比较好，我相信数字。如果你注意看，数字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方向感，那是你在任何别的领域都得不到的。”

拂晓尽量笑了笑：“那么数字现在给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呢？”

“你是不会喜欢我所要告诉你的。”他说。

“这在过去并没有阻止过你。”

“我们击败包括金男在内的任何敌人的唯一办法，如果他是一个的话，就是成功。”他说，“那就是说要盈利。”他又要开始谈他最喜欢的话题了。“我如果不给你我最好的专业建议的话，我是不够诚实了。”

“好吧，”她说，“我会听的。”

“我想让你考虑使用一个中间人——经纪商。”他说，“这是生意上通常的做法。我能在一两天内安排好一个。这个中间人将支付在香港所有的花销，等服装运出后他就可把他的钱收回来了。”

“费用一定很高吧？”拂晓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出来。”

“这是个保持储备金的办法。”濂川说，“我还想谈谈特许的事。我们正在打造拂晓商社的知名度。我能找到很多愿意出高价来生产你设计的商品的厂家。我们可以特许生产香水、内衣、被单和许多其他产品，利用我们广告的力量就行。”

“我母亲想保持完全控制。也就是说先不做特许，也不用中间商。”

“完全控制也意味着完全风险。”他说。

“和完全的利润。”

“如果，”濂川说，“如果一切都顺利，一切都不出问题的话。我们摊得太大。我们用的是非正统的方法，而且很明显我们有一个敌人。如果我们赢，我们可以买我们自己的银行来存钱。如果我们输，我们将输掉一切。”

拂晓又倒了一杯茶。她努力抵挡着疲劳，因为她知道在能睡觉以前有多少事情要做。“让我来给你讲一点我母亲的事儿吧！”她说，“她起家时一无所有，只有一个聪明的头脑、一份对耶稣和佛陀的信仰和一副亮丽的容貌。当然，美貌往往是灾而不是福。不管她今天拥有什么，那都是她绝不退却、毕生奋斗和努力工作的结果。这个生意是她的生命，让她把生命的一部分卖给陌生人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问题和解释使拂晓感到有点累了，而且有一丝不安。她并不完全同意母亲，但她绝不会让濂川知道。她把这个想法推到脑后。“音乐指导、日本编舞和表演人员星期五从东京过来。我想，这笔经费也会变得比较高。”

“是。”他说，“但我不知道有多高。如果你能同意，我想我能让法国银行给我们一笔贷款。我们将只需付我们用的那部分。”

“好吧。”她说，“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完全不重视你的建议。但是在目前，我们还是按我们的计划来做吧！”

“当然了。”他说，“但如果你有什么其他决定，请提前给我一点时间。展览一开始，任何事情都得花双倍的时间。”

“我会的。”她说。

只剩下拂晓一个人了，她喝了茶，试图将思绪集中在生意上。但是孤独感开始让她感到痛苦，她想到了自己曾经为了所取得的而付出的那些牺牲。

她把手放到电话上，但不得不使劲努力才没有让自己把它拿起来。她可以打电话，艾米勒会在一小时之内就来到这里，他们可在这十来个房间中的任何一间里做爱，忘掉一切生意上的担心、敌人和亏空。然后，她就会把头枕在他的胳膊弯里躺下来，告诉她她想要什么，不管是什么，他都可以办得到。他明天就会跟她结婚，或者，他能用他在服装生意方面的经验和他庞大的资产扫除任何财务上的难题。而且如果确实有一个敌人存在的话，不管是金男还是其他任何人，他都可以对付得了。

她没有打。目前的局势属于她的母亲，要让母亲完成她所要做的事情，要让家庭的名誉得以挽回和建立。真是有好多事情要做啊，但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完成它们。

她开始打开装着那些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的包裹。她取出那个小木块儿来，那个已经被她的手磨光了的小木块儿。她曾在许多黑暗的时刻用过它，在她需要记住那些曾经没有希望的日子的时候。她把它在手里翻了个个儿。那四个月牙状的印子还在上面，她的手指甲曾经带着那样的绝望抠入那块木头里。

都是过去的一部分啊！她坚持过来了。她会继续坚持的。拂晓把那块木头作为一个护符摆在了绘图桌上，然后在一把又厚又软的椅子上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她被窗户上透进的一缕清冷的阳光所照醒。她的贴身女侍良子正站在门旁，等着她醒来。“早上好，中村小姐。”良子说，“您想要点茶吗？”

“要。不，要点咖啡吧。现在几点了？”

“九点半。”

她的脑袋还有点糊涂。她在她的通讯录里找到了阿曼德·迈耶尔号码，但一直等喝完了一杯咖啡、头脑完全清醒了以后才拨了电话。片刻，迈耶尔就接了电话，讲着英语：“你这了不起的女子！又听到你的声音了，真好啊！我知道你要到巴黎来。谁会不知道呢？你们的宣传可真够惊人的。”他从来不显得这么愉快，除非他在隐藏着什么。

“我们有什么问题吗，阿曼德？”拂晓说。

“可能有，不幸的是。但你肯定能看到光明的一面。”他说，“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叫我的车来接你。我们需要当面谈。”

“我需要我的会计还是律师？”她说。

他的笑听起来很空。“都不需要。我们先谈谈。任何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我的车很快就会到，如果你不太累的话。”

“给我一小时吧。”她给了他地址，然后放下电话。她靠回到椅子里，闭上了眼睛。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尤吉从门口问道。

“你没有睡多少。”拂晓说。

“我睡够了。出了什么差错？”

拂晓告诉了母亲刚才的对话。尤吉点着头：“我看他是准备好要高价了。”

“这一回他可拿不到。”拂晓说，“我们跟他的工厂有合同。我要让他履行。”

半退休了的阿曼德·迈耶尔生活得很好，他住在巴黎最优雅地区之一——第十六区的一栋树木遮掩的石房里。周围庭院之大，让人感到那房子似乎是在公园里。

那巨大的石房非常华丽，已有两百年历史了。侍者将拂晓领进大理石门庭，然后走上一段楼梯，来到了书房。那书房有一个由几百个小钻石形的窗格组成的凸窗，书房里散发着奢华的皮家具和精美的木家具的气味，一切都显示着具有年代感的雅致和色彩，正像阿曼德·迈耶尔所充分代表的那样。他现在有六十多岁了，一头长长的白发，在那昂贵的三件式西装底下略微显出些肚子来。他拉起她的手吻了一下，然后把她领到窗边一把软椅旁。

“你可不知道又见到你是多么好啊！”他说，“有多长时间不见了？最少有三年了吧，上次还是五木先生带你来的。你还是那么美。”

“你还是那么彬彬有礼。”她说。

“你那可爱的母亲怎么样了？”

“很好。”

“感谢上帝她身体还好。那才是真正重要的。金钱可来可走，财富可重新获得，但健康一旦失去就无法再得到啊！”

一位戴着浆白帽子并在黑裙子上系着白围裙的老年女侍者送来了小杯的浓咖啡。阿曼德在拂晓对面坐下，举起精细的瓷杯点头以示干杯，然后喝了一口咖啡。“这是我专门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特种咖啡，一种新的莫卡。但我请你来可不是就是为了品尝世界上最好的咖啡的。我现在面临着一个会有消极后果的问题，我感到我们应该面对面谈谈，像朋友一样。”

“是什么问题呢，阿曼德？”

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好像在安慰着自己。“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我父亲，愿上帝安息他的灵魂。他曾经住在他的店铺上面，他的全部生活都包纳在那个地方。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在做同样的事。只不过他经营的是另一种商品——杂货，而我经营的是货币和房地产。但我和父亲有一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家庭的绝对奉

献。他总是把他自己称为是孩子们的保护人，我也有同感。我现在快要七十岁了，我现在做的事都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我的妻子，而全都是为了我的孩子们、我的孙子们，为了新一代啊！我感谢上帝让我活了这么长。”外面草坪上传来一声尖叫。他朝外望了一眼笑着说：“孔雀是虚荣心的最佳代表。”

拂晓开始感到有点不自在了。他在夸夸其谈，从现在扯到过去。他跟五木从来没有这样扯过，除非他下面有什么坏消息。

“我并不是要催促你，阿曼德，”她说，“但我还感到有些坐飞机的时差，而且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很对，”他说，好像她正说到了他的点子上似的，“不过，感谢上帝，你是有充分精力做那些事情的。但是你知道工厂的事让我有多头疼吗？我所有的设备都如此陈旧，我的年轻的纺织设计人员都如此没有耐心。他们都想在明天早晨六点钟就开始给一位第一流的设计师干。”他喝了一口咖啡，望着拂晓，但那双冷淡的眼睛并没有跟上他语言所表示出来的热情。“所以我想，我都这把年纪了，干吗还要管它呢？特别是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已经不是很可靠了，我不能有压力。”

拂晓感到有点冷。她知道下面会是什么，但心里希望自己错了。“告诉我工厂怎么了，阿曼德？”她问。

“有什么说的呢？”他耸了耸肩膀说，“我把它卖了。”

最糟糕的事情就在她的眼前发生了。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一段在旧中国的记忆涌进她的脑海。在上海的家的花园被炮弹炸了后，她跑出来在碎石堆里刨着，看能否找到什么没碎的东西。现在她所面对的是另一种碎石堆。“但我的布料还在生产之中，”她坚定地说，“我订的货得做完啊！”

他又耸了耸肩：“你的第一批货已经出来了。料子很漂亮，绝对是好极了！”他移开了视线，看着窗外。

“那只够做样品用。其他订货呢？”

“我不知道。我已经没有决定权了。”

“谁是新厂主？”

“我还不能说，”他回答道，“他们看起来非常配合，但我无法

替他们说话。”

“你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吗？”她低声地说，“两千码的缎子已经应该运到香港了，水丝应该明天到。没有这些料子，我就没生意了。实际上，我还没有开始就破产了。”

“他们可能会履行合同的。但即便是从最坏处着想，还有其他工厂嘛。”

“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其他工厂是无法及时开工的，它们都是超额订货，我的生产得推迟好几个月呢！”

“但事情已经不归我管了。”他作出难过的样子，“一个老头能做什么呢？”

“一件事，履行你的承诺。”

“你的订货是工厂的事，不是我的事。我的承诺是对我的家庭的。”

“你应该确保我的合同得到履行，否则，我会告你，让你赔偿损失。”

从他脸上显出的自在的神情，她知道她现在进入了他所非常熟悉的领域。他没有露出一丝不愉快。“我们法国的法庭可是非常慢的。而且即便是上法庭，法律也在我这一边。我卖了财产，有合同，我在法律上是没有责任的。”

她摇了摇头。他说的是对的。她的愤怒没地方可去。“你明天能不能替我向新的厂主提个建议？”

“当然了。”他说。

“我的合同必须得到履行。你能不能替我传达这个紧迫性？如果是钱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重新谈判。但活儿得做完。”

“我当然会的，”他说，“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使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变，特别是因为我无意地为你造成了一些困难。”他翻起袖子，看了一下手表。“我想你现在肯定想关照一下其他事情了。我的司机已经准备好了。”

当她离开时，她看到一只孔雀正在开屏，不知是因为什么，但很壮丽。生就一副自我陶醉的虚荣心，她想。

但它并不是这庭院中唯一具有那个弱点的生命。

他等着，直到看着小车穿过树丛，驶向大门，然后才拿起电话，拨了那个号码。当对方接电话时，他企图挽救局面。“这对她来说是非常尴尬的，”他说，然后听完又说：“当然了，我明白你的立场。你得做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他把电话挂上。他决心不让自己感到一丝的内疚。不管怎么说，他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无法控制其他人，也无法控制他们的动机或行动。

特瑞丝·德婉在床上懒懒地伸展着。在参加时装评论家的聚会后，她睡晚了，刚刚才慢慢醒过来。她欣赏着克罗德那男性的美，看着他裸着身子从她身边离开，站起来去接电话。他肌肉发达并富有弹性，皮肤结实而且太阳晒得正好。他在笔记簿上匆匆记下些什么，放回电话，回到床上坐下。

她拍着他的腿：“谁的电话？”

“安德瑞。”

“他需要什么？”

“他就是传个信儿。拂晓商社提出要求仲裁一起争端。”

特瑞丝在床上坐了起来：“什么样的争端？”

“好像是里昂的那家为她织布料的工厂被卖掉了。现在的问题是 she 能不能要求还没有透露姓名的新厂主履行她的合同。”

“工商会会协调吗？”

“你的朋友认为会的。不管怎么说，工商会是专门保护设计者的。”

“这件事可能会变成一件美妙的丑闻。”她说。

“是。”

太有意思了！当她感受着克罗德那在她身上重新移动的双手和他那紧贴着她的体温时，她想的却是拂晓商社。那个工厂的事情显然是个大骗局，因为放弃一大单订货将会使新厂主损失大笔的钱。

她太高兴了。事态的发展说明拂晓商社有敌人，而这个行业上的劲敌是绝对能带来吸引人的稿件的。想到这儿，她双手抱住了克